

午夜文丛

阮蓓 余中先 译

SAMUEL BECKETT

贝克特选集

马龙之死

MALON MEURT

湖南文艺出版社

2

贝克特选集(2)
马龙之死

萨缪尔·贝克特 著

阮 蓓 余中先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龙之死 / (法) 贝克特 (Beckett, S.) 著; 余中先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4
(午夜文丛)

ISBN 7-5404-3742-1

I. 世... II. ①贝...②余...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8817 号

马龙之死

贝克特 著

余中先等 译

责任编辑: 谢不周 唐 明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

字数: 260,000 印数: 1-5,000

ISBN 7-5404-3742-1

I·2275 定价: 30.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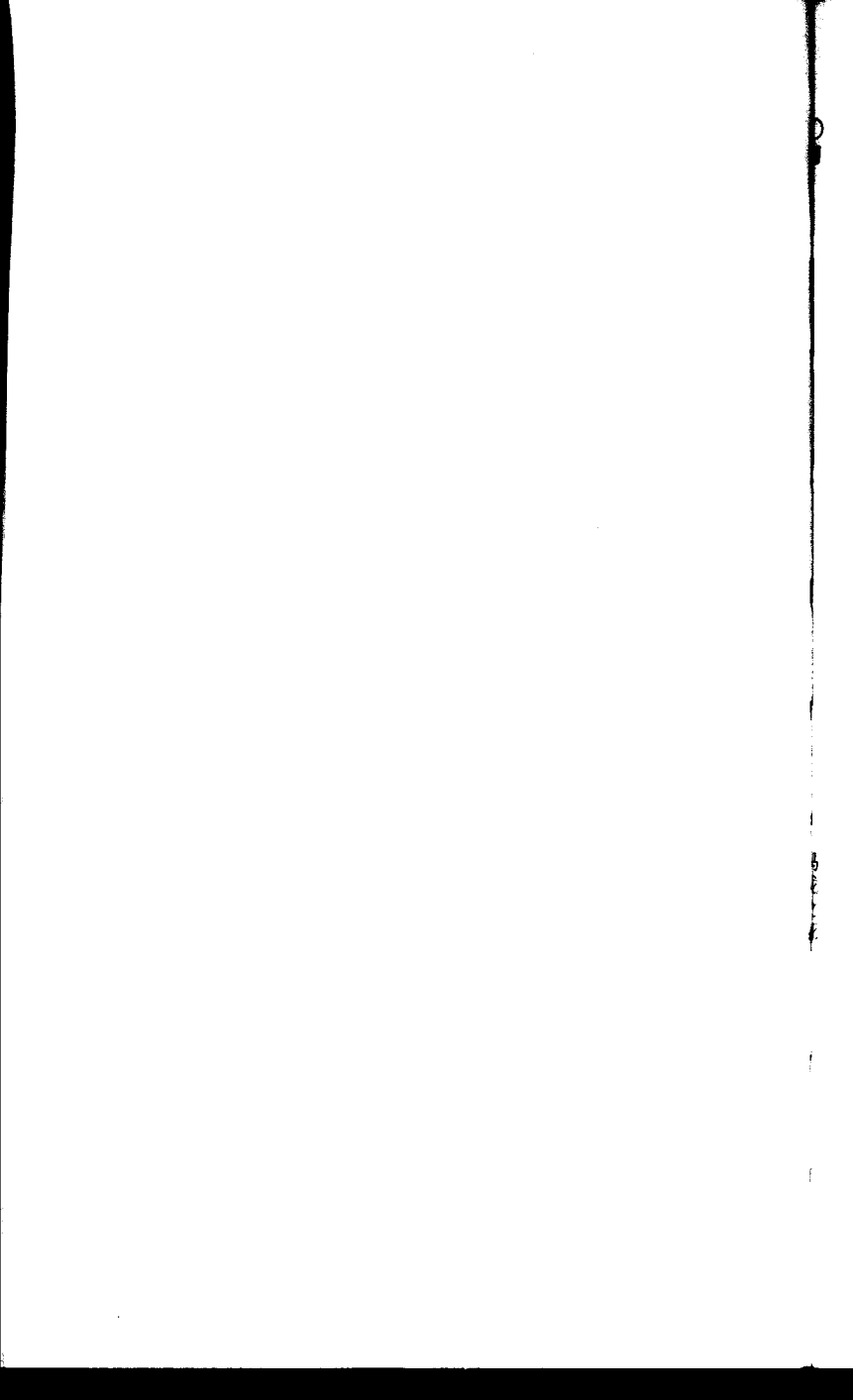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 莫洛伊 阮 蓓 译 (1)
马龙之死..... 余中先 译 (269)

莫洛伊

阮 蓓 译



我在我母亲的房间里。现在是我生活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可能用了一辆救护车，肯定是一辆什么运载工具。有人帮了我。独自一人我是做不到的。这个每星期都来的男人，可能是多亏了他我才在这儿的。他说不是。他给我一点儿钱，并把纸页拿走。那么多纸页，那么多钱。是的，我现在工作，有点儿像从前一样，只是我不再会工作了。这并不重要，好像是这样。现在我想谈论的是留存于我的事情，道别，最终死亡。他们不想这样。对，他们是好几个人，似乎是。但来的总是同一个人。您晚些再做那些，他说。好吧。我不再有很多意愿。您看。他来寻找新的纸页的时候把上个星期的纸页也带了回来。那上面划着我看不懂的记号。其实我并不重读它们。我什么也不做他就什么也不给我，他斥责我。但我工作不是为了钱。那为什么呢？我不知

莫洛伊

道。我知道的事不多，坦率地说。比方说我母亲的死，在我到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吗？还是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死的？我指的是可以下葬的死亡。我不知道。可能人们还没有埋葬她。不管怎样是我拥有了她的房间。睡在她的床上，便在她的壶里。我占据了她的位置。我准是越来越像她了。只差有个儿子了。可能在哪儿我真有一个。但我不信。他现在准是老了，几乎跟我一样老。那是一个小女仆。那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您将会看到。现在我又忘了她的名字了。有时候我觉得我甚至认识我的儿子，我照顾他。然后我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我能照顾人是不可能的。我还忘了拼写法，和一半的词汇。这并不重要，似乎是。我倒是想这样。那是个怪家伙，那个来看我的人。他每个星期天都来，好像是。其他的日子他没空。他总是渴。正是他说我开始得很糟，应该以另一种样子开始。我倒是想。我的开始开始得，您想象好了，像一个老笨蛋一样。这就是我自己的开始。他们不管怎样要留着它，如果我理解对了的话。我自己困扰自己。就是这样。它给我很多磨难。那就是开始，您明白。然而它几乎已近于结束了，就在当前。这样更好，我如今做什么？我不知道。问题不在这儿。这就是我自己的开始。它

应该意味着什么东西，既然他们要留着它。这就是。

这是一回，然后再有一回我想，然后就都将结束了我想，也从这个世界上。这就是最末之前的意义。一切都模糊起来。再发展下去人就将失明了。这是脑子里的事。她不再行走，她说，我不再行走。人也变哑了，嘈杂声越来越弱。门槛刚刚越过就是如此。是脑子受不了了。以至于人们对自己说，这回我准能成，然后可能再有一回，然后这就是一切了。人们是费尽心力传示这一思想的，因为这是一个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么人们想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考虑所有这些晦暗的事物，艰难地，对自己说，错误在于自己。错误？这就是人们用的词。但是什么错误？这不是道别，那么是怎样的魔法存在于这些晦暗的事物中呢，当它们下一次经过时，就应该对它们说别了。因为应该说别了，在需要的时候不说别了是愚蠢的。如果人们是从往昔的光亮中去思考影像那就没什么遗憾了，但是人们想不到，将用什么想呢？我不知道。经过的还有人，他们是不容易清楚地区分出来的。这就是让人泄气之处。我就是这样看到 A 和 B 缓慢地朝对方走去，并没意识到自己在做着什么。那是在一条赤裸得惊人的路上，我是说没有任何种类的藩

莫洛伊

篱边墙石沿，是在乡村，因为在广阔的田野上母牛在咀嚼，卧着，站着，在晚间的沉寂中。我可能有点编造了，我可能在美化，但总体是这样的。它们咀嚼，然后吞咽，然后在短暂的停顿后毫不费力地去吃下一口。脖子下的筋在晃，两颌开始嚼磨。这也许只是些记忆。那条路坚硬发白，把柔软的牧场切开，沿着冈峦的起伏升降。城市离得不远。那是两个男人，不可能弄错，一个矮一个高。他们从城里出来，先是一个，再是一个，那第一个，疲倦了或是想起了一桩必须去做的事情，于是朝回走去。空气很凉爽，因为他们穿着大衣。他们很相像，但并不比其他人更相像。先是一大片空间隔开他们。他们是不会彼此看见对方的，即便抬起头来用眼睛搜寻，由于这一大片广阔的空间，也由于地势的起伏，它使路面形成波浪状，一点儿不深，但是足够了，足够了。但那一刻来临了，他们一起快步走下同一处凹谷而就是在这一凹谷里他们最终相遇了。说他们认识，不，什么也不能证明这点。但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脚步声，或者是被某种幽暗的本能警醒，他们抬起头互相打量，在充裕的十五步之内，在面对面停下来之前。是的，他们没有交臂而过，而是小站片刻，离得很近，就像在乡村，晚间，一条荒凉的路上，两个不理睬对方

的散步者经常做的那样，没有任何奇特之处。可是他们也可能认识。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相识将来准会认出对方我想，并会互相致意，即使在城市里的最深处。他们转向大海，海在东边的远处，在田野之外，朝着发白的天空上升，他们交换了几句话。然后各自重新上路。然后各自重新上路，A 朝着城市，B 穿过他好像不太认识，或根本就不认识的区域，因为他迈着并不坚定的脚步，不时停下来观望四周，就像他要在头脑中确定方位标志一样，因为也许有一天，他得再回来，谁知道呢。那些他带着恐惧进入的隐伏着危险的山丘，毫无疑问他只是从远处看到过，可能是从他房间的窗口，或是在悲伤的一天从一处古迹的顶上，因为无事可做而想从高度上寻求慰藉，他花了三个或者六个便士攀爬螺旋状的楼梯一直来到平台上。从那儿他什么都看得见，平原，大海，还有那些没人会称之为山的丘峦，在晚间的光芒中有些地方是靛蓝色的，一处连着一处互相拥挤着一望无际，它们被看不见却能被人猜到的山谷所穿越，因为色调的渐弱和一些可以言说或难以想象的迹像。但是人们不能想象所有的丘峦，即使是从这一高度，常常在人们只能看到一个山坡，一个脊顶的地方事实上有两个，两个山坡，两个脊顶，被山谷隔开。但是这些

莫洛伊

丘峦，他现在认识了，就是说他认识得清楚些了，万一他再一次从远处观望我想将是用另外的眼睛，而且不仅如此还有那内部，所有那永远看不到的内在的空间，头脑心脏和其他，在那里感情与思想控制着它们的喧嚣的洞穴，以另一种方式很好地排置着。他看上去很老，让人心生怜悯的是看到他只身独行在给予的这么多年，这么多日与夜之后且不说那个在降生时甚至在降生前就升起的喧声，那个无法履足的怎么办？怎么办？，时而低如耳语，时而清晰得像旅店主人说出的喝什么饮料？然后经常膨胀成吼叫。为了终究一人独行，或几乎一人独行，在陌生的路上，在夜幕降临时，手持棍杖。那是条长棍，他用来向前行，又用来防身，在必要时，对付野狗和偷食庄稼的动物。对，夜幕降临了，而这个男人是纯真的，非常纯真，他什么都不怕，不，他怕，但他不需要害怕，人们没有什么可以反对他的，或是有得太少了。可是这个，他显然并不知道。我自己，只要思索思索，我也不知道。他感到自己被威胁，他的身体，他的理性，可能是这样，尽管他很纯真。纯真在这里做什么用呢？它与那不胜枚举的狡猾的因子有什么关联呢？这不清楚。他带着一顶尖尖的帽子，我觉得好像是这样。我对它感到吃惊，我记得，因为我恐怕

就不会对，比方说，一顶鸭舌帽，或一顶圆顶礼帽感到吃惊。我看着他远去，他被他的不安侵袭，其实这不安不一定是他的，而他的不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是，谁知道，我的不安侵袭了他。他没有看见我。我栖身于比最高的路平面还要高的水平上，并且贴在一块与我同样颜色的岩石上，我是说灰色。他瞥见岩石了，这是极可能的。他向四周张望，我已经指出了，就像要在记忆中刻下沿路的特征一样，他一定看见了那岩石正是在它的阴影中我蹲着隐藏着，以贝拉卡，或索尔代罗的姿势，我不记得了。但是一个男人，尤其是我，不成为组成路的特征的一部分，因为。我是说如果异常偶然地有一天他得重新经过这里，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败下阵来，或是为寻找一件被遗忘的东西，或为烧毁某样东西，他将用眼睛搜寻的是那座岩石，而不是出于偶然在其阴影之下的这个移动的转瞬即逝的物体即这个还活着的血肉。不，他肯定没有看到我，以我列举的原因，也因为他看上去心不在焉，这个晚间，他注视的不是活体，而是固定不动，或移动得那么缓慢以至于会引起一个孩子的嘲笑的东西，且不说是引起一个老人的嘲笑。无论是何种情况，我是说他看到了我或没看到我，我重复一遍我看着他远去，（我）被诱惑着想站起来跟

莫洛伊

上他，也许有一天会追上他，为了进一步认识他，为了我自己不那么孤独。尽管灵魂的冲动把我拉向他，但在这松紧线的另一头，我看不清他了，由于天色昏暗，还有地形，他时不时地在大地褶皱里消失，又在更远处重新浮现，但是我更相信是由于另一些东西它们召唤我，我的灵魂也同样把我依次拉向它们，胡乱地，疯狂地。我自然说的是露水下泛白的田野，动物为了夜居不再在那里游荡，还有我不置一言的大海，越来越尖锐的峰脊的顶线，我不用看就感觉到第一批星星的颤抖的天空，我放在膝盖上的手，特别是另一个散步者，A或B，我不记得了，他乖巧地回家了。是的，也朝向我的手，我的膝盖感觉到它的颤抖，眼睛只能看到手腕，青筋暴露的手背和第一节指骨的白色。但我现在想说的不是它，我是说这只手，每件事有轮到它的时候，而是朝着他刚刚走出来的城市前行的A或B。但实际上，他的步态是特有的都市人的吗？他光着脑袋，穿着草绳底帆布鞋，抽着支雪茄。他以一种懒洋洋的游逛的样子行走不管理理由与否我觉得很生动。但这一切既不证明什么，也不否定什么。他也许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甚至是从岛的另一端，他也许是第一次向这座城市走去，或是在远离了很久以后回到那儿去。一只小狗跟着

他，一只波莫瑞种狗我认为，但我认为不是。在那一时刻我都不能肯定而即使现在也不，尽管我稍微思索了一下。小狗不好好跟着他，以波莫瑞种狗的方式，停下来，一圈圈地打转，又不理睬了，我是说放弃了，然后又在稍远的地方重新开始。便秘对波莫瑞种狗来说是身体健康的标志。在某一时刻，事先定好的时刻您可以这么说，我愿意如此，这位先生返身回来，把小狗抱在怀里，从嘴里拿掉雪茄，把脸埋在小狗橘黄色的浓密的毛里。这是一位先生，看得出来。是的，那是一条橘黄色的波莫瑞种狗，我越想越肯定。但是。然而这位先生真的是从远方来，光着头，穿着绳底的帆布鞋，嘴里含着一支雪茄，身边跟着一只波莫瑞种小狗吗？难道他的样子不是更像从城墙里出来，在一顿饱餐之后，为了散散步也为了遛遛狗，一边梦想一边放屁，像那么多的城里人天气好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吗？而那只雪茄难道事实上不是根短管烟斗，那双草绳底的帆布鞋不是被尘土弄白了的带钉的皮鞋，而那条狗不是人们为了不使它成为无家可归的狗而拣起来抱在怀里？出于同情或是因为人们孤独地流浪了太久了没有任何同伴只有那些无穷无尽的路，那些沙子，卵石，沼泽，欧石南，那个建立起另一种正义的自然界，那一个每隔一大段距离

莫洛伊

就会有人想上前与之交谈，拥抱它，为它挤奶，给它哺乳的同囚，而当人们与之相遇时，却眼神阴郁，害怕它不让人亲近。一直到那一天，再也受不了了，在那个对您来说没有臂膀的世界里，您抓住那些疥疮累累的狗搂在您的臂膀里，抱着它们要多久就多久为了使它们爱您，为了使您爱它们，然后又扔掉它们。他也许正是这种情况，无论外表如何。他消失了，冒烟的东西拿在手里，头垂在胸口前。我解释一下。物体的消失是在我移开目光之前发生的。紧盯着它们直到最后一刻，不，我做不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消失了。眼睛看着别处我想着他，我告诉自己，他缩小，缩小。我了解自己。我知道我可以追上他，我这样肢体残缺的。我只要想要就行。但是不，因为我想要。站起来，到路上去，一瘸一拐地冲过去追他，呼着叫他，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了。他听到我的喊声，转过身，等着我。我整个人朝着他，朝着狗，气喘吁吁，在我的双拐之间。他有点儿害怕，有点儿怜悯我。我还说得过去地令他恶心。我不好看，不好闻。我要做什么？啊这音调我熟悉，由恐惧、怜悯、厌恶组成。我要看这狗，这男人，从近处，要知道他抽的是什么烟，查看他的鞋子，记下别的迹像。他挺好，对我谈这谈那，告诉我一些事情，他从

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他，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让我——我唯一的机会，我相信所有他对我说的，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太节制自己了，现在我吞食这一切，贪婪地。我需要的是故事，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点。可再说我也并不确定。就这样，我盯在一些事情上，我知道有关他的一些事，一些我不了解的事，它们曾萦绕着我，一些我甚至没有因之痛苦的事。哪种语言。我甚至得以知道了他的行业是什么。我对行业是那么感兴趣。可以说我尽可能地不谈自己。过一会儿我会谈谈母牛，谈谈天空，您瞧着好了。可是就这样，他离我而去，他很急。他本来没有急急忙忙的样子，他优哉游哉的，我已经注意到了，但跟我谈了三分钟话后他就着急了，他得赶紧走。我相信他。所以我又重新，我不说是孤独，不，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归还于我自己，不，我从未离开过我自己，自由，对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这就是我要用的词，自由地做，自由地不做，自由地了解，但了解什么，可能是意识的法律，我的意识，比如当人没入水中水就渐渐上涨，那么人会做得更好，至少一样好，只要抹去文字而不是一直写到纸页的边缘，把文字堵住直到一切都洁白而光滑以至于愚蠢显露出它的真容，一个毫